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兽城风云

知秋◎著

在荒野中、沼泽中的死斗是为了生存。生存给人以力量。但是谁在权势、爱情、碧有若无的命运之间选择，却让人迷茫。

1

的 历史尘埃

LiShi
DeChenAi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UBLISHING

知秋◎著



历史^的尘埃

● 兽城风云 ●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尘埃. 1/知秋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80195-642-2

I. 历… II. 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3697 号

历史的尘埃 1

作 者 知 秋 著
责任编辑 姜逸荪
责任校对 仲济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8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642-2/I·352
定 价 2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历史^的尘埃

知秋

本名曾真。游民，流民皆懒散写手。

从十岁左右开始，就很是着迷于武侠小说中快意恩仇以及飘逸纵横的虚幻世界，后来又逐渐沉迷电脑游戏，漫画。虚幻恍惚中沉溺多年，遂也生出写作一番的欲望。

直到开始写这本书之后，因为需要了解行情的原因才逐渐开始看网络小说，这才猛然惊觉自己写的和旁人的似乎不大一样，多年来那武侠的精神和魂灵已经无法抹去。不过既然已经不一样，就让它不一样了。世界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关键是去看的方式。小说何尝不是如此。



敬请期待
3

敬请期待
4

责任编辑：姜逸荪

插图：黑白格子

创品牌

封面设计：

Mb:13381106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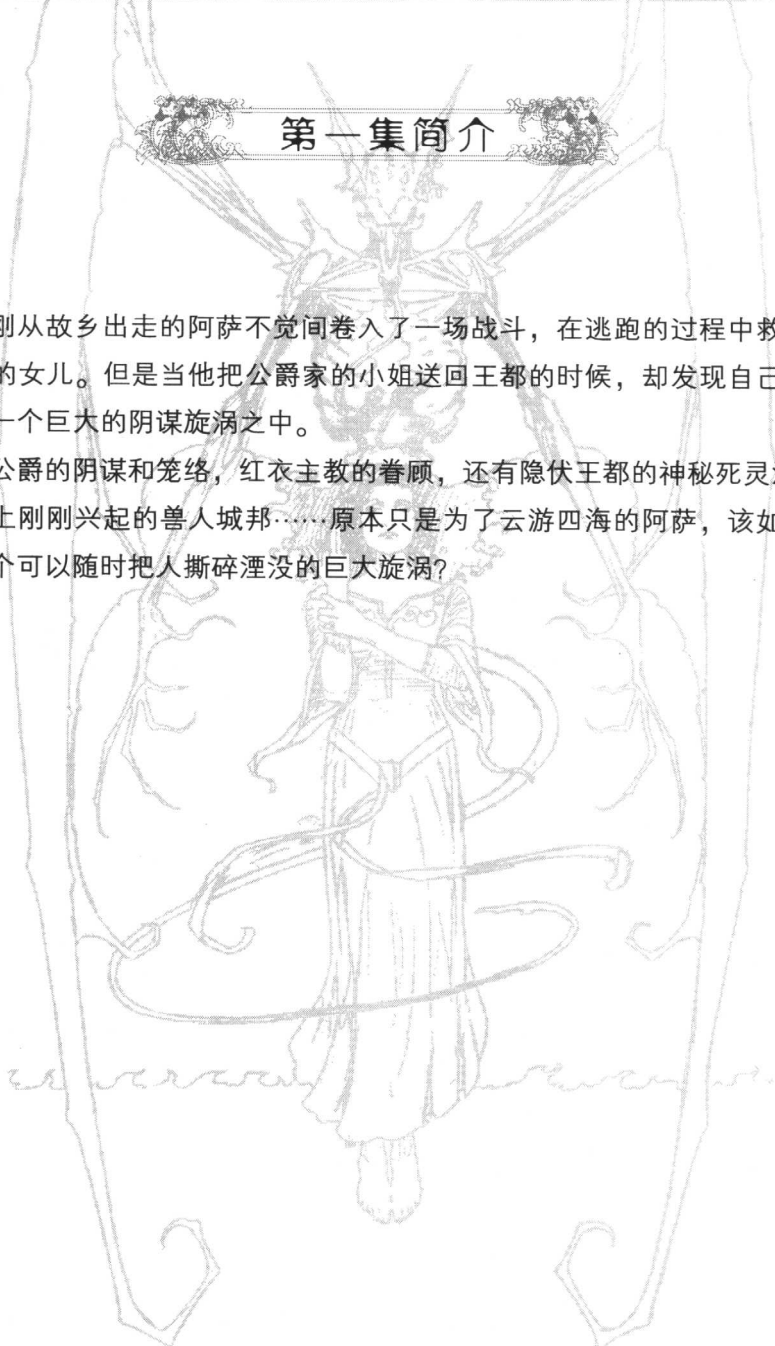
袁剑锋(北京)品牌设计机构



第一集简介

刚从故乡出走的阿萨不觉间卷入了一场战斗，在逃跑的过程中救下了公爵的女儿。但是当他把公爵家的小姐送回王都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走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漩涡之中。

公爵的阴谋和笼络，红衣主教的眷顾，还有隐伏王都的神秘死灵法师，高地上刚刚兴起的兽人城邦……原本只是为了云游四海的阿萨，该如何面对这个可以随时把人撕碎湮没的巨大漩涡？





楔子

这是一片漆黑的山脉。广大，无边，宏伟，如一幅无比宽大的图腾在大地上展开，直至地平线之外。

这片山脉最宏伟的地方在于它的宁静，没有丝毫声音，毫无生机。没有任何动物，甚至没有任何植物可以在这片山脉中生长。黑曜石山体静静地展现着自己的漆黑的雄伟和广阔，没有任何生灵的声音和响动胆敢来侵扰触犯他的威严。

这是死的威严。无人，无物可以触碰。一切都要在此低头，美与丑，好与坏，悲与喜，在伟大的死的面前皆是同等的渺小。

这里是山脉的最高峰，突兀而起直入云端，峰顶之上是一个小小的平台。平台的正中央有一个小小的祭坛。

祭坛之前，一个男人正端坐在那里。

男子黑发，黑眼，容貌除了瘦削一点之外似乎很平常，似乎又很不平常。他是这方圆千里之内的唯一活物，但是却没有丝毫的孤寂、伶仃感。周围是无边的威严的死的山脉，但是他并不显得渺小。只是他独自一人，就足以和这无边山脉的气势匹敌。

或者不应该说是匹敌，而是不争。并不相对抵触，也不被包容融合，尽管这无边无际的黑色山脉威严宏大无比，他也淡然自若，不争，不与。

自立天地间，之大。

一身破破烂烂的魔法师长袍，手里是一根已经看不出原本样子的破烂木棒，连乞丐的装束似乎都比他来得好一些。无数的骨骼和风化了的干尸散落在他脚下的山间和谷底，其间有寻常人大小的，更多的则是各种各样巨大无比的骨骼和尸骸，在黑曜石山体上排列出他沿途而上的痕迹。

男子端坐在祭坛之前，静静地看着面前祭坛上的一团黑色雾气。他已经在这里坐了很久，也看了很久了。

雾气很浓，很黑，如同一团有了生命的墨汁在空气中缓缓蠕动。但是男子的眼睛却看得见这团浓烈的雾气中矗立着的那把黑色的长剑。





剑的大半都插入了祭坛中，长剑和着广阔无边的黑色山体呈现一模一样的色泽，形状很丑陋，好像一个拙劣的石匠随手雕凿而出的一样。但是男子却知道这不可能是任何人能够雕凿出的作品。

男子的眼睛看得见，这山体中弥漫着的无边气息都在朝这个山脉最高处、最顶峰的位置会聚，然后再在这个祭坛之上凝结，如同地下泉水的滴注形成石钟乳一样逐渐地形成固体。只是这过程更漫长，不知用了多少万年才凝聚出了这把漆黑的长剑。

这也并不只是这山体的气息而已，男子感觉得到，这无边的黑色山脉宛如一个巨大无朋的魔法阵，凝聚着整个大陆的气息朝这里会聚着。

男子闭目，昂头，深深地吸入了一口周围充斥着这气息，感受着这气息中传来的无尽悲鸣、嘶吼、惨叫、呐喊，这气息是生的痛苦、哀伤，死的恐惧，不甘。

“神的作品……”男子睁眼，看着那把漆黑的长剑微笑。

虽然在大多数世人的眼中，他已经是大陆之上最接近“神”这个概念的人了，但是他本人来说，却是最不相信“神”这个概念的人。世上很多东西是越靠得近，越看得清楚，也就越不会相信。但是他现在除了用“神”这个词之外，再无法找到合适的形容词来表达他对这把剑的认知。

面前的这是真正的夺天地之造化，绝非是人力能锻造出的东西。但是天地的造化怎么能有这样强烈的意识？这气息中包含的毋庸置疑是死的意识，不是单纯的死，而是活生生的死，是恐惧、绝望、悲伤、痛苦。

男子再沉思了一会儿，毅然站了起来，对着长剑伸出了手，微笑说：“好，就让我来试试触摸一下神的意志。”

男子的手洁白修长，有力，伸入了黑色的雾气中，握住了黑曜石般的剑柄。似乎察觉到了男子的手，剑周围黑色的雾气陡然活动了起来，顺着男子的手臂朝他身上蔓延而上，顷刻间就已经把他包裹住。

男子的脸上的微笑丝毫没有变，只是握住剑柄的手上肌肉涨起，用力。吱吱的刺耳摩擦声中，原本深插到祭坛中的剑身开始缓缓被抽出。

剑在缓缓被抽出，充斥在这山脉中的死的气息开始翻涌，雀跃，山间散落的骨骼和尸体的碎块似乎都获得了新生，开始在抖动，空气中似乎出现了无数细微的呻吟，这是如同狂热的信徒们预见到了神祇降临前那一刻的激动。

祭坛开始在微微地颤抖，不只是祭坛，而且是整个山峰，甚至整个山脉都在微微颤抖，发出嗡鸣。天空中的云层开始在旋转，凝聚，奔涌，如





同一锅被煮沸了的粥。天与地都在颤抖。

剑上的黑色雾气更浓厚了，与这整个山脉中的气息共鸣，男子脸上的微笑依然还在，但是那原本自若的神采和光芒已经被黑色雾气所吞噬。

山间的尸骸宛如疯了了一样地欢腾，跳跃。剑的气息已经不只是在山峰顶，祭坛上，而是开始顺着山体弥漫而下。那些尸骸的碎片宛如一个个充满了活力的小生灵，自动跳跃挪动着拼凑在一起凑出了原本的模样，那是一具具的骷髅，僵尸。有人的，有各式各样的巨兽，甚至还有几具巨大的骨龙。不知从何时开始，空气中也开始凝聚出了一只只半透明的阴影，这是这些尸骸的阴魂。

在剑的气息影响下重新复活的亡灵们都朝向山巅，拜倒。在他们那简单的意识中都有同一个概念，即将出现在那里的，将是他们的王。

男子的眼依然是黑色的，但是再也没有了充满了生命和活力的光泽，如同两个无边的黑洞。这剑上的气息早已经不只是侵蚀他的身体，而是开始疯狂侵蚀他的灵魂和心志。

剑身继续在被拔出，山脉中气息更浓烈，地面已经不是在颤抖，而是在抖动，天空中的云层波动翻滚着好像随时都会砰然爆炸然后掉下来了一样。

天将进，地将裂。无数的亡灵开始了骚动，狂欢，宛如迎接一场灭世的盛宴。

但是就在这天地的震颤亡灵的鼓动即将到达一个崩溃爆炸的顶点的时候，一声叹息从男子的口中传出，他松手，退后几步，步伐艰涉。黑色的气息从他身上褪去，重新回到了剑的周围。

山谷中的嗡鸣和震颤停了，天空中翻滚的云层也慢慢平息了，回复了原状。山峰下的无数亡灵也全部停止了动作，空中的阴魂慢慢变淡，消散了，地面上的骷髅和僵尸们也重新散落成了一地的残骸。

无边的山脉又恢复到了原样，依然是静，依然是那死气沉沉的无比威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除了原本深插在祭坛上的黑剑被拔出了一大半之外。

还有男子有了些变化，黑色的雾气从他的身体上完全褪去，他的眼中又有了生气和活力，不过脸上的笑容变作了苦笑，他看着自己那只曾经握住过剑的手，那已经不能说是只手了。

皮肤已经完全干裂，肌肉萎缩崩坏，骨骼已经支离破碎和败坏了肌肉皮肤混作一团，好像是一只干尸的手臂被几十只大象轮番踩踏过后再胡乱



拼凑在一起似的。男子苦笑摇头：“连我体内的世界树之叶的生机也抵抗不了这力量……难道真的如伊莎贝尔所说的，神的意志，真的是人所不能抗衡的吗？”

男子的另一只手抓住了这只破坏不堪的手一用力，从肩膀处整齐地扯了下来。这残破毁坏的手臂一离开男人的躯体立刻就散了，碎了，早已经朽坏了数百年的朽木一样在风中化作了碎片，散落了一地。并没有血从男子的断臂中留出，白色的魔法光芒流转之下，他断裂的手臂处已经在开始愈合。

噗的一声，男子张口喷出了一口黑色的血。和手臂上的伤势比起，那侵入体内的气息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更大，而这些实际上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气息对意识、神志和灵魂的腐蚀。

男子眯起了眼，回忆起刚才那无边的黑暗把自己的意识完全包裹的感觉。他的意识只要再薄弱一点刚才就没有办法收手了，即便他的身体最终不会崩溃，但是灵魂和神志却会完全消灭，被那气息中的意志所取代。

细细回味了一下那气息中蕴涵着的味道，在身体和意识中引起的变动和感觉，男子摇头苦笑：“不，这好像不是神的意志。这应该是人的意志吧……”

转身看着周围脚下那绵延无尽的黑色山脉，充斥其间的依然还是那无比的死的威严。这是大陆最大的生命禁区，男子已经有史以来第一个深入这其间，来到这个山峰这个祭坛上的人。

但是往后迟早会有其他人也来到这里，而最后终究有一天，也一定会有人拔出这把剑来。男子清楚，这把剑产生、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让人来拔起的。然后拔起之后……

“看来这人的意志，比神的意志还更难阻挡。终究会有这样的一天的吧。只是希望这一天能够来得晚一点。不过，该来的终究也会来……有生的，自然就会有死的一天，这算什么？命运……还是自然规律？”男子脸上的笑容渐渐的消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淡然无奈。

沉思中喃喃自语的男子突然微微一怔，他感觉到了远处的一些异样。他双足轻轻一点，身体已经浮空而起，朝那里飞了过去。

看上去有十数里的距离在高级空气魔法的飞行术下不过只是转眼就到，男子来到了一片谷地中。

这片谷地是周围无边的黑色山脉中的一小部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男子却可以感觉得到，似乎是因为刚才拔剑而对整个山脉的

震动还有那气息翻滚后的影响，这一片地带中居然已经没有了丝毫那原本充斥在山脉间无孔不入的死气。

男子伸出手指对这一块地面指了一下，一株藤蔓猛地从坚硬的岩石地表下突出。

这是精灵的自然系魔法，在这片山脉中这种代表了生命和自然的魔法原本是不能产生任何作用的，即便是召唤出了任何的植物和生物也会在瞬间枯萎死亡，但是现在这株藤蔓并没有死去，上面的绿叶依然绿得生机盎然。虽然和周围那无边无际的黑比起来这一点绿完全微不足道，但就是这一点绿，却让周围浑然一体无懈可击的死黑色看上去有了些破绽和松动的味道。

男子看着这一株藤蔓，笑了，不是那种他一直挂在嘴边的微笑，而是很开心的笑。他简短地诵念了一声咒文，再伸手一指地面，这次是一大片的荆棘和藤蔓破土而出，他有些像个来了兴致的小孩子，不断地用魔法召唤出一片一片的荆棘丛林，直到周围这一片都被这魔法藤蔓所占据他才意犹未尽地住手。

“我正想找个僻静些的地方安个落脚点呢，看来这个地方就不错了。”男子看着周围自己变出的一片绿色，满意地点点头。虽然这些魔法变出的植物无法真正地生长，但是既然他们能够存在，就是这片土地中可以拥有的生机的证明。

周围无边无际的死黑中，唯有这里有一片绿色，对称之下看起来黑的更黑，更死气沉沉，绿的更绿，更生机勃勃。

男子抬头，遥看着那孤高入云的山峰，上面那漆黑的气息在这里依然能够隐约感觉到。男子点头微笑：“在这里整天面对着那玩意儿，这一定是最有意思的隐居处了。看来我剩下的时间，大概会多半花在它上面吧。”

“嗯……也可以再找几个朋友来，这么有趣的地方想必他们也会有兴趣的。只可惜伊莎贝尔大概不会喜欢了……”

在这一年，大陆公认最强大的魔法师阿基巴德逐渐从世人的眼中消失，他所留下的只是吟游诗人口中的故事，魔法师和冒险者们口中津津乐道的传说。

和所有的英雄和强者的传说一样，这些故事并不能在永久地流传下去，数十年之后，这位曾经最强的魔法师的名字就只有魔法典籍中还记载着。

不过在此之后，一个神秘的组织开始逐渐在大陆上出现了。这并不是



死亡骑士的传说

个庞大的组织，成员并不多，似乎一直以来都只有少数人，这个神秘组织为世人所知的是他们的魔法，以操纵尸骸、亡灵为主的魔法。他们带着银色的骷髅面具，称自己为死灵法师。据说，他们的总部就是在大陆最南端，那一大片从来无人能涉足的黑色山脉中央。

带给世人未知的恐怖的同时，数百年间，在大陆所有重大的变动中也总是可以隐约看到这个组织的影子在其中。它宛如一只阴影组成的无形之手，隐隐约约地一直拉扯着整个大陆的历史洪流。



序·章

追捕（一）

刀锋在颈中勒过，手中的躯体猛地绷紧抽搐，发出和细小的体积不相称的颤动，似乎要把其中蕴涵的点滴生命全部迸发出来。随着温热腥臭的液体逐渐滴落口中，指间的颤动也逐渐衰竭，最后消散了。阿萨竭力压榨着山鼠，毫不在意胃容物也一起被挤了出来。直到最后一滴体液缓慢地滴下，阿萨才丢下已捏得扭曲变形的山鼠，伸出舌头将嘴边的血舔入口中。

我不想死。

血腥味从胃中蒸腾起来。喉咙自作主张地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叫，沉闷暧昧悠远深长，并不像发自一个器官，而是出自灵魂中的某个褶皱。

这种声音他记得，三岁时他躲在树上，看村中的几个猎人围捕一条受伤的狼。他被狼发出的低沉吼叫所震颤，不是恐惧，而是感觉灵魂中最深处的一根弦与之发出了共鸣。此后他一段时间都痴迷于去了解动物的语言。

他现在明白那声音原本毫无意义，只是生命在死亡威胁前的嘶叫，是强烈的求生欲和几近疯狂的兽性在心中漫溢后的发放。

三天的茹毛饮血和极度紧张，还有体力的临界。尾随身后的死亡威胁和自身强烈的求生欲，两者的煎熬把他几乎变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野兽。但是幸好，理智仍然是主导着一切行动的。

阿萨很清楚自己和追猎者在能力上的差距。他记得很清楚，三分队那两个步兵的头如何在一照面间就像西瓜一样地被打得稀烂。现在唯一所能依仗的，就只有洞察了对方意图的优势。

追猎者并没有全力地追赶他。这不是追杀，追猎者并不想尽快追上他，然后冒着受伤的危险和一个绝境中的野兽互相厮咬。这是在捕猎，一直追赶猎物，让猎物在恐惧和亡命逃跑中渐渐衰弱，等到有十二分把握的



历史的尘埃

五
折
心
胆
三
魂

时候再走过来，像捏死一只老鼠一样把他杀掉，割下他的头来。不管是身体因素，还是在这沼泽密林中生存的技能，他都不可能摆脱追猎。这点追逃两者都很清楚。

这三天中，阿萨装出追猎者希望看到的亡命逃跑的样子。体能也如同真的亡命逃跑那样迅速地下降着。不能够生火，也就没有了充足的食物，在蜥蜴沼泽中生食任何动物的肉都是找死，对人类的身体而言里面的寄生虫足以致命，反倒是只能寻找有些无毒的昆虫生吃。虽然动物的生血是安全的，可以作些微补充，但并不足以应付大量运动丧失的汗水和体力。盐分与食物的匮乏已经几乎到达承受的极限了，必须将这三天中所布的真实假象用一个不能有丝毫失误的行动来终结掉。

非常好的运气，很快地就从周围的草和灌木上找到了三只无毒的蠕虫。足有指头大小，活力充沛地在手上左右翻腾。用手指捏住头部，然后慢慢地勒下，绿色的粪便就被挤了出来。用力不能过重把虫身挤破，令有营养的汁液飞溅，又要尽量把可能有毒的粪便排出，这是项极为考究的手艺，经过这几天的使用，阿萨已经很熟练了。

柔嫩的虫肉在齿间很快地就成了浓稠的糊状，滑腻的苦涩味如同这沼泽的空气粘在皮肤上一样贴在味蕾上回旋着。阿萨仔细地用牙齿研磨，用舌头在肉糊中仔细搜索有没有漏掉的较大的肉块，保证全部的虫体都能够化成尽可能最小的单位以容易消化。每一滴营养都是宝贵的，都是接下来的动力，活下去的希望。

用刀在地面上挖出一个大约一尺的坑，将山鼠的尸体掩埋下去。这三天里每杀一只动物，他都会不吝宝贵的体力将尸体埋起来。

将刀负在背上，仔细检查了一下自己，把每一个衣物的突起都尽量拉平，像小心的哨兵迈上狭小的岗台一样，谨慎地踩上刚刚掩埋好山鼠的土堆，然后缓慢地蹲下，趴倒，像只巨大变形的蠕虫，慢慢地向旁边的一摊污水挪去。

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丑陋的动作上，小心地控制着身上的每一处肌肉，让身体尽可能舒展地贴在地面上，不在松软的泥地上留下任何一处显眼的痕迹。任何一个动作的失控和不协调，都会让三天的心机完全白费。

闭上眼深吸一口气，慢慢地滑落进齐胸的污水中，没让污水有丝毫的溅起。刀的重量恰好让他不至于浮起来，划动着水底的淤泥朝着记忆中的方向移去。这潭污水通向一条因雨季而形成的临时小河，他是特意走到这



里来的，也是特意选定了这个地形来掩埋尸体，一切都在计划中。

身上有几处地方微微一痛，水蛭负在身上了。阿萨没有去理会，吸足了血它们会自己松口，勉强去扯反到会令吸盘遗留在皮肤里引起感染，现在最重要的是在下次换气之前潜出尽可能远的距离。

脑海中把刚才的每一个细节重新审视了一遍。毫无破绽，将要得出天生的巨大喜悦油然而生。现在唯一的问题就只是山鼠的尸体，它必须在追猎者来到之前腐烂到足够的程度，足够发出一定气味的程度。

我现在只需要一个腐烂的运气。

在腐烂物沉积而成的淤泥上，像只食腐蜥蜴一样划动四肢的阿萨狠狠地祈祷。

下午，蜥蜴沼泽中难得一见的太阳露了一下脸。

阳光被树枝切割得零零碎碎地落了下来。潮湿的地面把太阳的尸体变成一层在树的枝叶和地面间回旋不散的幕障。在这片闷热潮湿的幕障中一切沼泽生命都快生长快长再飞快地为其他生命生长而死亡，连飞速的腐败都显得生意盎然。

追猎者静静地看着一大群食腐蜥蜴兴高采烈地拼抢一只山鼠尸体。他很讨厌这些丑陋的食腐动物身上的黏液味，那对他灵敏的嗅觉来说太过强烈。一只较大的蜥蜴胜利地抢到了尸体转身逃走，其他的立刻蜂拥尾随消失在林间，只留下一个刨出的土坑和满地的痕迹。

以人类来说，这个猎物是相当不错的，速度，敏捷，力量都很好。追猎者很有兴趣，也有相当的把握在正面战斗中杀死他。

不过只有相当的把握是不够的。这不是战场，而是捕猎，要利用相当的把握逐渐演化成足够的把握。从昨天开始，足迹已经开始逐渐的无力，虚浮了。

现在，追猎者感觉自己有足够的把握了。

但这也是个奇怪的猎物。虽然确实在被追赶着，足迹上却没有显示被追杀猎物所应有的凌乱和慌不择路。无力的步伐中透露出一种奇怪的坚定，那不是一味的逃命，而是还有着其他什么东西隐藏其中。

这三天中的掩饰行踪做得都不错，但是却一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将喝完了血的动物尸体掩埋起来。这完全适得其反，蜥蜴会寻着腐烂的味道将尸体掘起吃掉。追猎者几乎只要顺着大群蜥蜴的臭味追下去就行了。

不可理解的心态，愚蠢的错误，两者间似乎有若有若无的联系，这种



感觉让追猎者觉得有点奇怪。不过也只是仅仅限于奇怪而已，在追上，杀掉，把头割下来之后，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没有任何动物可以在这个沼泽密林中摆脱自己的追踪。这一点追猎者有绝对的自信。

但是追猎者立刻就惊奇地发现所有的痕迹只到这里为止，并没有向任何方向延伸。

空气中只留下沼泽蜥蜴特有的浓烈臭味。追猎者俯下身，仔细地审视着地面的任何一个蛛丝马迹。虽然蜥蜴爬动和争抢食物把周围地面弄得一团糟，但是对于追猎者超强的观察力和经验来说，这个猎物的痕迹仍然是可见的，花上一段时间就可以把周围所有的踪迹勘察得清清楚楚。

有些虚浮但不慌乱的步伐，并没有倒踩着自己的脚印退回来路的痕迹，只是在四周的灌木中转了几圈，大约是寻找食物。追猎者甚至能够判断出他所找到的第一个食物是从两株羊角蕨下面找到的，大概是只虫子。那里的两个脚印的前半部略深些，显示出弯腰动作的重心前移。但是除此之外，便什么都没有发现了。脚印只到那个原本埋着尸体的土坑前便戛然而止。

这完全超出了追猎者的部落多年传承积累下来的经验范畴。逃跑，掩饰，逐渐下降的体能……追猎者只有依靠自己的头脑来联系这些，希望从中能得出经验之外的其他事物。但是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头脑难以完成这个任务。当发觉自己正如这个逃亡者期望的那样，一步一步地陷进一个奇怪的陷阱的时候，一股不可抑制的暴怒疯狂地占据了他的所有思维。

一只蜥蜴摇头晃脑地爬了回来，在土坑旁边嗅着，期望还能发现些好处。但是它立刻就成为了旁边的狂怒者发泄的对象。硕大的身躯在狂暴地一击下高高飞起，然后落入污水潭中，激起冲天的污水和淤泥四处飞溅。随着泥水落上岸的还有几只水蛭，笨拙地蠕动着饱食后涨得浑圆的身体想要回到水中。追猎者发觉到了，拣起一只仔细看了看，啪地一声捏破，尝了尝从中流出的液体。然后脸上浮现出其他种族所无法理解的狰狞表情。

贴着地面，整个大陆上最灵敏的嗅觉终于从蜥蜴身上的黏液所发出的臭味的刺激和泥土的腐味中分辨出了一丝他所希望找到的味道。这味道延伸向污水洼。

要趁活的时候把心掏出来，把那个热乎乎还在搏动的东西在嘴中撕烂，和含在里面的最新鲜的血液一起经过喉咙咽到身体里面，把里面包含着狡诈化作自己的力量。

头颅不能有损伤。从眼眶中慢慢挖出脑髓吃掉，把皮肉剥去，请最好





的工匠来研磨头骨。这个完美的战利品可以放在祖先陵墓上。作为祭品，这是部族引以为傲的捕猎技能更进一步的见证。

你是我的好猎物。

一种久违的亢奋充斥到奔跑着的追猎者全身，那是只有在他刚刚成熟时，追逐部族中的那个最美丽的雌性的时候在身体中激荡过的感觉。

追捕（二）

到底是好运还是歹运呢？阿萨喝着肉汤想。

肉是好肉。用上等的牛肉风干，锤成紧密的肉松，一只牛肉只用一小口袋就可以装完。食用时用水煮涨，就还原成美味的牛肉。这是贵族武士们远征时惯用的干粮。

汤是好汤。即便是蜥蜴沼泽中的河水，在净化符的作用下也和最纯净的山泉一样清澄甜美，用来煮上一锅牛肉汤，再加上盐，即便是城里的大厨们也挑不出什么毛病。让人感觉这种净化符也确实值上一枚银币。

吃着这样的好肉，喝着这样的好汤，即便是再奄奄一息的人也会精神一振。阿萨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清楚，再好好休息一晚，他就可以空手放倒一只牛。

篝火是用很多大木头叠起来的，叠得很好，质料坚实细密的干木和湿木混合，可以保证燃到第二天。篝火的热度会把人的体温盖过，双足飞龙不能察觉，不用再在阴冷的树洞和地洞中躲避，而其他的野兽和毒虫也不敢靠近。在这样的篝火旁边充足安稳地睡上一觉，体力绝对会完全恢复。

即便能空手放倒五头牛，阿萨还是没把握和追猎者正面搏斗。

体力再如何恢复，也不足以让自己在速度上甩掉追猎者。篝火很温暖，很安全，也很亮，足够让沼泽中的任何生物看得清清楚楚。

“你真的很厉害。我第一次见到有人只带一把武器就敢在蜥蜴沼泽里穿行。”自称是药剂师的女子露出佩服的神情。

阿萨丝毫不觉得自己值得佩服。他竟然完全没注意到水蛭脱落后的皮肤依然在出血，只是几滴血，就差点把整个沼泽水域中的食肉鱼都吸引过来了。于是他不得不在岸边去把一株被蛮牛拱倒的枯木推入河中，站在上面顺水漂下，以躲避下面无数只盼望着他下水的嘴。但是当几只大鳄鱼加入这个行列之后，他就不得不狼狈地上岸了。时间已经是黄昏，他正准备找地方躲藏的时候看到了火光，然后他就遇见了这个完全没想过能遇到的同类。

